



鄧析子



鄧析子



崇文總目鄧析子戰國時人漢志二篇初析著書四篇
劉歆有目有一篇凡五歆復校爲二篇

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
復重爲一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鄧析者鄭人也好
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
之法記或云子產起而戮之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
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歆嗣
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歆於是乎
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

形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詩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其樹
也况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
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
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
類謹第上

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其大旨訐而刻其間
時剿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

鄧析子

名家一

無厚篇

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
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
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
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
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
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
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

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親踈三累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居大位而不治二責理官而不平三責御軍陣而奔北四責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民和則輪利爲國失此必有覆車奔馬折輪敗載之患安得不危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群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察於動者用不失則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喜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患塗遠據貴者憂民離負重塗遠者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羆虎者不於外園鈎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園非羆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水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麾長盧之不士呂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遺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

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諭志通意非務相乖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懾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

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
庭求援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

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而不用去而反求風此四行明
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鏹
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
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於不
忠義生於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

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
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
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履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
道不道則諂意無賢慮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
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辭也得不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
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
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
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
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淺知也

君子并物而錯之無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辨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倏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木擊折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為秦楚緩節不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為之也

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聞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為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搯腕手據鞭朴而後為治歟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踈故遠而親者忘相應也近而踈者忘不合也就而不御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違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又惑於此今轉之在已爲哀
在他爲悲在已爲樂在他爲喜在已爲嗔在他爲怒在
已爲愁在他爲憂在已若扶之與携謝之與議故之與
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於博
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
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
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
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
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
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

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
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於
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有則得其所見聽於無聲則
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
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叅以相平轉而相
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
平而故也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
而量之則并斗斛而均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

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
仁義以教之則并仁義以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誅
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邪故
遂於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趾所不可桀者乃聖人
之罪也欲之與惡善之與惡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
之與傲四者失之脩故善素朴任愜憂而無失未有脩
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
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於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爭今也立
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於無法立君而尊愚與君
爭其亂也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則私善不行君立而
愚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
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
誅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
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
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
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有墨劓不以爲
耻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

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剗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山之顛

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親而踈之踈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罕匹萬物之形寂然無鞭朴之罰莫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於下則不能申行隨於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使賞不必當功怒而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塞邪枉之路蕩淫辭之端臣下閔之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為善者君與之賞為惡者君與之罰因其

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容之聖人因之故能用
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
舜之治故終顛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於昭明之術
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於官成病始於少瘳禍生於懈慢孝衰於妻子此
四者慎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
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寵人資給無以先
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
於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
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此之謂君曰亂君
國曰亡國

智者寂於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於去就故進退無
類若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
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
術則存於不爲也

鄧析子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彌綸莊子曰不累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爲誣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爲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

山陽仲長氏撰定

按高氏曰尹文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言仁義禮樂法術權勢大畧則學老氏而雜申韓者也仲長統序謂文學於公孫龍按龍客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距齊宣王歿四十餘年矣則文先于龍非學于龍者也以莊子所稱格之文之術又近于兼愛蓋其學駁矣

尹文子

名家二

大道上

大道無形稱噐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
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群形自得其方圓名生
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
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
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
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
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

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
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
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
方員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
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
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
曰命物之名方員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
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
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

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術
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群
下不可妄爲人君有術而使群下得窺非術之與者有
勢使群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
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
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
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
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
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
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

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踈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踈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踈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

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臙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臙焦其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

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以萬事皆歸於一
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
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天下萬事不可備能
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
之事能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
苟有不兼於治闕矣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
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
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
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
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

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
已故明主不為治外之理小人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
知言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損於事而不能
不為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僞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古語曰不知無害於
君子知之無損於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
無害於治此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
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衆行
之為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貴聖人
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貴工倂之巧不貴

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群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群之辨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征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

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鷄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用因彼所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

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

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治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

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已親踈係乎勢利不係於不肖與仁賢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

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闢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闕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

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

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逆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

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弑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旣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旣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所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已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飢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行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

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垂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錯而

不言也凡國之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亡國有昌國有疆國有治國有亂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疆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媵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欲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脩理疆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

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
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
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
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
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
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
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
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衆彊記足以

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譚
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
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
愠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辯可以熒惑
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
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辨者雖不能熒惑鬼
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
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已之美也善能揚
之惡聞已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
言行之先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

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疆取疆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

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已非理也已能出理理非已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唯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

改之賓客往復鄭人謂王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

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槩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敝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雖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怒也

驕人者無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
恕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踈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
賤者有請賕於已踈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踈之以其
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已親之可也未必
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
踈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
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
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
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
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其微而
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
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
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
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
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
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
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
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
莫甚焉禍莫大焉

尹文子 終

子彙

考文三

古



